

中国古代小说的所指与类型

罗书华*

<目次>

- 一、前言
- 二、中国古代小说的所指与类型
- 三、结语

一、前言

在历代文学语境中，“小说”作为文体名词虽然频频出现，却鲜有论者对它直接定义。在实际运用之中，“小说”一词也是各有所指，含义各不相同。《庄子》所谓“小说”，与桓谭《新序》中的“小说”固属不同，桓谭《新序》中的“小说”，又与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的“小说”有异；刘知几所称的“小说”，与罗烨所论述的“小说”已不相同，罗烨的“小说”又与李贽所称径庭。这样的情形，在中国小说学史中可以说屡见不鲜。清代刘廷玑就曾感叹道：“小说之名虽同，而古今之别，则相去天壤。”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要理解“小说”的含义，就不能不与它所指称的实际对象或者类型结合起来考察。

二、中国古代小说的所指与类型

说起小说，人们很容易联想起另外一个词：稗官野史。确实，古代的“小说”概念一开始就与“稗官”紧密相连，难以分开。小说即稗史，稗史即小说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“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，街头巷语，道听途说之所造也。”这段论述，在当今看来，也许可以视为班固的一家之言，小说的起源问题还可以有其它多种理解，但在班固及时人看来，则无疑是对历史真相的揭示，而在史传崇拜与圣人崇拜都非常发达的文化土壤上，这段对既往历史的揭示，此后也暗渡陈仓地转换成了对小说发展的预设和规定，“小说源于稗官”一变而成了“小说即稗官”，稗官小说也因此成了古代小说最为基本的类型。

尽管班固所谓“稗官”究系何指，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未有一致的认识，然而，这似乎并未影响人们对稗史小说基本义的整体掌握。“稗官”虽不易坐实，“稗”的意义却非常明确。《说文》云：“稗，禾别也。”稗是一种生长在禾边上，与禾非常相近，有一定的食用价值，却又对禾的生长有负面影响的植物。稗之为稗，是相对于禾而言。与此相类，稗史小说是这样一种文体：它生长在史传的边缘，近于史传而小于史传，有一定的价值，但也可能有混淆视听的负面作用。刘知几说：“是知偏记小说，自成一家，而能与正史参行，其所从来尚矣。爰及近古，斯道渐烦，史氏流别，殊途并骛。”所表达的基本也是这个意思，他所举的小说十类，也都是从史源出来的流。

稗史小说既称“史”，这就表示它在大体上属于史传的范畴，与史传并没有根本的不同。刘知几在《史通·杂述》中论述“小说”，也正表明了“小说”的史传属性。作者在创作当初，并没有“小说”与“写小说”的概念，而是以史传来对待。为现实世界留下副本以及有益于教化，是作者写作目的所在，实录是作者撰述的基本态度，简洁则是文体及语言的显要特征。即使象《搜神记》那样以鬼神怪异为主要内容的作品，作者在当时也是以实录的态度来写作。另一方面，它们毕竟只是

* 复旦大学中文系/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交换教授。

“稗史”，不同于正经的史传。在写作目的上，它们除了为世界保留副本及助教化外，多少还有呈见识、传奇异的因素；在题材与内容上则分明具有边缘性，是正史所未曾撰录或不屑于撰录；在写作态度上，作者虽然每每标榜实录，但从文本上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宽松与随意，有时还明显具有肆笔力的因素；在篇幅体制上，稗史小说则往往安于残篇短章，不敢与正史的宏大周全争胜，与史余的身份正相吻合。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同，论者将它们另列在史传之外，从而有了“小说”之名。一句话，稗史小说是史，但又不是正经的史，既有史性，又有小说性。它们是史的边缘，史的遗漏，或者说史余、野史。这两方面的含义相互矛盾，却又奇妙地统一在小说的文体之中，构成了稗史小说的本质特征。

作为小说的所指之一、类型之一，稗史小说无疑是小说学史中历史最长、流播最为广泛，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。它兴起于汉之前，而兴盛于魏晋六朝，唐宋以后虽有其它新兴的小说类型兴起，波浪相推，但稗史小说却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，从正统的观点来说甚至是统治的地位。在古代各种官私目录学著作中，只有稗官野史能够一直在小说的园地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。

不仅如此，作为古代小说的原点，稗史小说的影响所及，遍及所有类型的小说。它不仅是对某一类型小说的指称，同时也指向了整体的小说、所有的小说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整个古代小说都具有稗官野史的性质。笑花主人说：“小说者，正史之余也”先秦汉魏时期，小说以稗官小说为主，自不待论。就是“叙述宛转，文辞华艳”、“有意为小说”、“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”的传奇小说(即本文所谓奇文小说)，也仍然不脱稗史之迹。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谓其“文备众体，可以见史才、诗笔、议论”，也正说明了这点。就是泄愤之作、被称为文言小说高峰的《聊斋志异》，小说的稗官性也仍然约略可见。“异史”与“野史”之间，就存在某种勾连。演义奇书一类虽然被正统的文学论者摈于小说范畴之外，它们的稗官之迹也仍然可寻。这在演义奇书中的代表之作《三国志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金瓶梅》的书名取向上，就有清楚的反映。闲斋老人说“古今稗官野史，不下数百千种”，李百川说“……广觅稗官野史，为稍迁岁月计”，自怡轩主人说“稗史之行于天下者，不知几何矣”，所指应该也包括了章回小说在内。小说的这种

稗史性质，决定了它在古代文化中的低鄙地位，也决定了它艰难的发展路程。正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说：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，致远恐泥。”是以君子弗为也，然亦弗灭也。闾里小知者之所及，亦使缀而不忘，如或一言可采，此亦刍尧狂夫之议也。”

小说即稗史，稗史即小说，固然是古代小说的一个根本规定，但却并非全部规定。在稗史野史之外，也有其它所指与类型。传奇小说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种。

传奇小说本来是专指唐代所出现的一种别具一格的文体。先是有裴鏞以“传奇”为书名，尹师鲁言及“传奇体”，直到元代的虞集，在他的《写韵轩记》中说：“盖唐之才人，于经艺才情恍惚之事，作为诗章答问之意，傅会以为说。盖簪次，各出行卷，以相娱乐，非必真有是事。谓之传奇。元稹、白居易犹或为之，而况他乎？”“传奇”之名才得以确立。而自胡应麟将它视为小说六类中的一类之后，“传奇”这才正式归属于“小说”之中。待到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设立“唐之传奇文”专章予以论述，编选出版《唐宋传奇集》之后，“传奇小说”作为小说一类的事实，更被学界所普遍接受。在此之后，学者前后拓展，渐次发现传奇小说并非只是唐代所专有，而是前有源后有流，是中国小说史的一大脉派。

从表面看来，唐代传奇与史传还是有一定的联系，在题名、题材、手法等多个方面仍然可以看出史传的影子。诸如《古镜记》、《毛颖传》、《李娃传》、《补江总白猿记》一类题目，一看就象是史传。有不少篇章中的人物与事件，也有现实的依据。在写作与结构上，传奇常从人物的字号籍贯等概述，并以时间为序引出故事，也与列传有所关联。不过，在更深的层次上，唐传奇倒是呈现出不同于稗史小说的特质。稗史小说创作出发点常在拾史之遗，补史之缺，有为现实世界留下副本及教化的目的在，传奇的写作则常常是从作者自我的角度出发，其目的更多的是为游心娱目；稗史小说遵奉实录的写作原则，传奇则常放任情思与想象；稗史小说多用简要凝炼的语句，传奇则喜展示才情；稗史小说的篇章多安于丛残小语，传奇则随文长短，不拘一格，《游仙窟》篇的长度甚至在万字以上。

传奇小说与稗官小说的这种不同，归根到底在于它们不同的根源：稗史小

说源于史，而传奇小说则源于文。传奇在唐代新出现时，作者们基本上是把它们当作古文来看待的，而评论者也是以古文的准则来对它们批评。张籍批评韩愈“驳杂”，韩愈答以戏不害道，都是以古文为平台，尹师鲁评《岳阳楼记》也有“传奇体尔”的评语。在作者与论者眼里，它们虽然有对古文的背弃，是不伦不类的古文，但到底还是古文，根本还在于古文。作者在创作时，虽然吸收了稗官小说的营养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小说的因素掺入其中，在后来的发展中，它们也确实渐次远离了古文而归入小说一派，但初始阶段的古文属性对于它们的特性和整体发展，却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。因为文的意识的注入，它们不再是历史与知识的客观记录，许多地方可以见到作者的主观自我；因为文的意识的注入，它们有了更多的虚构、才情的、娱乐的因素。一句话，因为根源于文而又异动于文，它们才得以在稗史小说之外形成另一小说流派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与其将这类小说名之为传奇小说，还不如命名为奇文小说更为准确切题，更能反映它们的渊源与特质。“奇文小说”之名，也正好与“稗史小说”相对应，体现了中国小说文史双源双脉的结构，它们的分流与交汇构成了中国小说发展史的奇特景观。与此形成对照的是，“传奇”或“传奇小说”之名的局限性。“传奇”之名固然反映了它的对象的某些特点，但它绝非只是“唐代传奇”或“传奇小说”独有的特点，而是大部分中国古代小说，甚至是包括戏曲在内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共同特点。再者，在中国文学史的范畴内，“传奇”也曾用来指称戏曲文体，且影响更大。说起“传奇”，人们首先想起的是与“杂剧”相对而称的“传奇”。再者，即使在小说史范畴之中，“传奇”作为一个整体的文体名称，也缺少应有的辐射力。虽然它自成一脉，有源有流，在多数论者心目中，“传奇”只是指“唐传奇”，就是在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，《聊斋志异》也并未归于“传奇”而是拟古小说。

在稗史小说、奇文小说之外，古代小说还包括一个较为特殊的一个系列，可以称之为平话小说。在最初的时候，它们只是一种口讲耳受的文本，文字文本只是口讲文本的辅佐或者副产品，到了明清时期，也有以平话模式写作的单独以书面形式传播的平话行世。罗烨说：“小说者流，出于机戒之官，遂分百官记录之司，由是有说者纵横四海，驰骋百家。以上古隐奥之文章，为今日分明

之议论。”，“夫小说者，虽为末学，尤务多闻，非庸常浅识之流，有博览该通之理。”这里所称的“小说”，就是不同于稗史小说，也不同于奇文小说的平话小说。

除了生存的载籍与稗史小说、奇文小说不同之外，平话小说还有一些特殊之处。首先，它们的作者不同。稗史小说多是史家或对历史感兴趣的作者所作，奇文小说多是文人所作，而平话小说则是说书艺人所作。其次，它们产生的背景不相同。稗史小说的背景是作者个人的书斋，奇文小说的背景则是文人沙龙圈，而平话小说则是在具有商业意味的瓦肆背景下产生的。与此相关，在写作目的上，稗史小说主要为世界作记录兼及教化目的，奇文小说主要为表现才情，则平话小说的直接目的则可以说是为了生计。如果说稗史小说是为现实世界的小说，奇文小说主要是为作者自己的小说的话，那么，平话小说可说是为接受者的小说。这一切赋予了平话小说娱乐性特点。小说能否让听众(接受者)感到愉悦，受到感染，能否吸引和留住更多的听众，可以说是它的生命线。与此相联系，平话具有了比奇文小说更强的虚构性。显然，不受事实牵拘的文字更能满足人们的接受心理。

毫无疑问，宋元时期是平话小说的重要发展阶段，即从现存不多的资料如罗烨的《醉翁谈录》等记载中就可以清楚地感到这点。不过，平话小说绝非只存在于宋元时期。据《三国志·魏志》卷21《王粲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，早在三国年间，就已经有了与平话性质相近的“俳优小说”，尽管那时它们还与其它的表演伎艺混杂在一起，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说话艺术。而照一般道理来说，这种不依赖文字的小说，产生的时间应该还要更早，甚至应该前于稗官小说、奇文小说，惜乎由于没有文字的依托，现在已经难以追溯。宋元之后，平话小说仍然不绝如缕，按平话模式写作的作品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。

平话小说(或话本)的虚拟性、娱乐性以及其天然的通俗性，使得它构成区别于稗史小说与奇文小说的独立品性。它们与稗史小说、奇文小说相并行，构成了中国小说史上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两大支系并流的体系。

至明清时期，小说的外延再次扩大，出现了一种现在谓之章回小说的新形式。这种小说形式初出现时，多以“演史”、“演义”、“奇书”、“才子书”等名出现。有的论者将它们与小说区别开来，或排斥在小说的范畴之外。如绿天馆主人说“小

说“始乎周季，盛于唐，而浸淫于宋”，却又说“通俗演义，不知何昉”，胡应麟的小说六类与《四库全书》的小说三类，也都未把它们置于“小说”之中。但也有论者则将它们看作为小说，如刘廷玑所说：“演义，小说之别名。”有的论者甚至只将这类作品称为小说，西湖钓叟说：“小说始于唐宋，广于元，其体不一”，“今天下小说如林，独推三大奇书曰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、《金瓶梅》者。”唐宋以前的稗史小说与奇文小说反而未被视为小说。

章回小说的直接前身乃是平话中的讲史，以及更早的编年体史传，然而，单从小说史的角度而言，它也可以说是稗史小说、奇文小说与平话小说的融通与发展。讲史本是平话小说中的一类，可知它与平话小说的渊源。章回小说中的白话语体，叙述口气以及题材内容等也清晰地显示了它们之间的关联。章炳麟说，“演义”者，乃“根据旧史，观其会通，察其情伪，推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，而附之以街谈巷议。”又可见它与史传从而稗史小说的相类。而它“奇书”的前称，也从一个角度表明，作者们在创作之时，其实是心存“文”的野心。

当然，正因为它是在三种小说的基础上的融通与发展，因此它又不同于三种小说中的任何一种，而是有自己鲜明的品格。最显明的一点，此前诸种小说具有“小”的特征，而章回小说则正好相反，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“宏大”的特质。这不仅体现在它的长篇钜制、分章分回、结构阔大、文体包容、内容宏富等特征上，同时也体现在它对史传的颀颀相抗上。稗史小说，甚至奇文小说与平话小说都可是傍史而生，其出发点在于拾遗补缺。而章回小说则是继史而起，它并没有将自己视为史传的边缘与补充，而是定位于对史传的承继与超越。它们在创作目的、虚实关系、材料结撰、角色塑造、叙述方式、文体篇幅等方面，都是直承史传而有凌驾其上之意。齐东野人宣称“《列国》、《三国》、《东西晋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诸书，与二十一史并传不朽”，小琅环主人说：“编撰历史小说，使今日读小说者，明日读正史，如见故人；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，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亲其境。小说附正史以驰乎？正史借小说为先导乎？”其间都洋溢着与史传分庭抗礼甚至超越其上的文体自信。

章回小说的出现，标志着小说体类的完成，同时也代表着小说的最高成就。

尽管胡应麟与四库馆臣等论者不将其视为小说，然而，如果将这部分小说拒之门外，那么，中国小说与小说学将不知会怎样黯淡失色！

客观地说，古代的“小说”所指并不止于以上四种，也不完全等同于以上四种。有的所指远大于以上四种小说的总和，可一居士曰“六经国史而外，凡著述皆小说也。”就几乎是无边无际。有的所指则只是上述四种小说中的一类或几类，且并不完全吻合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称“小说”及杂录、异闻、琐语的分类，基本上是属于“稗史小说”的范畴。刘知几在《史通·杂述》中所论的“小说”，及所分十类：偏记、小录、逸事、琐言、郡书、家史、别传、杂记、地理书、都邑簿，大致属于“稗史小说”，而“郡书”、“家史”、“地理书”、“都邑簿”几种又显然偏史而非小说。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中所说的“小说”六种：志怪、传奇、杂录、丛谈、辨订、箴规，其中“志怪”、“杂录”、“丛谈”约合于“稗史小说”，“传奇”可归于“奇文小说”，而“辨订”与“箴规”则似在小说之外。《都城纪胜》、《梦华录》中说话四家数中的“小说”，则又只是“平话小说”中的一次再分类。此外，古代论者还有将今之称为弹词、戏曲者亦称为“小说”（直至近人蒋瑞藻作《小说考证》仍以“小说”统戏曲，而阿英《小说闲谈》也并收弹词），则与上述四种小说距离更远。

尽管如此，上述四种小说仍然是古代小说的中心所指和实际所存。只将其中一种视为小说的全部者，未免与这种文体存在的事实不符，而将此四种小说之外的文体也称之为小说的，则又失之太泛。将以上四种类型的作品，归于古代小说的范畴，可以说是既符合小说的本义，又与它的实际存在相合。

这四种小说固然有如前所论，在文体特性、创作方法、篇幅体制诸方面都呈现出相当大的差异，从时间的维度来看，它们除了有共时共存的一面之外，还有历时相递的一面，稗史小说、奇文小说、平话小说与章回小说各代表着小说发展的一个阶段。但在另一方面，它们也有着许多相通相同之处。单以其间最为深刻的虚实问题而言，稗史小说虽然以实录为宗，实际上却不能不有所虚构。纯粹的实录，即使是正史也难绝对做到。事实上，论者将稗官野史单独命名，以区别于史传，就已经认识到其虚写的成份。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说《松窗杂录》“盖小

说家言，自古虚实相半也。”可以说是不刊之论。历史上第一本以“小说”名集的殷芸《小说》，本来就是钦准的不经之言。奇文小说从文学一脉发展而来，固然没有稗史小说那样讲究实象实写，但即从题材上也可以感觉到，它与史实之间的联系。平话小说与章回小说已经以虚构之事和文生之事为体，但这种虚构，毋宁说是为了达到更高层次真实的一个平台。在写作目的上，稗官小说虽然是以广见闻，助教化为宗，但也并没有完全排斥自娱娱人的因素。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《大唐传载》条就说：“其间及诙谐琐语，则小说之本色也。”奇文小说以才情的发挥为主，平话小说以娱人为宗，章回小说的目的更为丰富与复杂，但又几乎都不排斥教化。在题材与内容上，这几种小说也都有相互渗透之处。这种种的一致与交融，构成了古代小说的底座，正是有了这些相通相同之处，它们获得了相同的名称：“小说”。

总而言之，中国古人所谓“小说”，并非某种单纯的文体，而是有着较为复杂关系的上述四种文体的综称，如果要勉强给它一个定义的话，可以这样说：古代小说源于文史，而又跨越文史，交融文史；时间、地点、人物与事件是它的几个基本要素；尽管它文备众体，可以见诗笔、史才、议论、情感，但这一切都是附身于故事之中，故事才是它的主干；它有虚有实，大归则在虚实之间；它可文可白，有雅有俗，而以雅俗共赏为其突出特色；在篇幅上，可长可短，长短并驰；若以语体而言，则以散体为常，骈体为变，若用诗体，则跨出了小说范畴之外；以叙述方式论，第三人称的叙述(telling)是它的常态，区别于戏曲的呈现(showing)。这种小说观不仅是古代的集成，同时也是现代小说观的源泉。

< 参考文献 >

- 刘廷玑，《在园杂志》卷二，康熙刻本。
 班固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排印本。
 刘知几，《史通·杂述》，浦起龙《史通通释》本。
 笑花主人，《今古奇观序》，明刻本。
 赵彦卫，《云麓漫钞》，《四库全书》本，《说郛》卷十九下。
 闲斋老人，《儒林外史序》，《古本小说集成》影刻闲草堂本。
 李百川，《绿野仙踪序》，乾隆刊本。
 自怡轩主人，《娱目醒心序》，《古本小说集成》影乾隆刊本。
 虞集，《写韵轩记》，《道园学古录》卷三十八。
 罗焯，《醉翁谈录·舌耕叙引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宋刻本。
 绿天馆主人，《古今小说叙》，《古本小说集成》影天许斋本。
 刘廷玑，《在园杂志》卷三，康熙刻本。
 西湖钓叟，《续金瓶梅集序》，清刻本。
 章太炎，《洪秀全演义序》，广益书局光绪石印本。
 齐东野人，《隋炀帝艳史凡例》，明崇祯人瑞堂刻本。
 小琅环主人(吴昉人)，《历史小说总序》，《月月小说》1906年创刊号。
 可一居士，《醒世恒言序》，《古本小说集成》影金圃叶敬池本。

< 국문요약 >

중국 고대소설은 변해서 정의 내려지지 않은 명사로, 주로 패사소설, 기문소설, 평화소설, 장회소설 네 가지 유형이 있다. 소설이란 명칭은 이 네 가지 전혀 다른 문체를 근대에 와서 총칭한 것이다. 고대 소설은 문사에서 비롯해서, 또한 문사를 뛰어넘어, 문사에 녹아들었다. 그것은 詩, 文, 史 등의 다양한 문체를 겸비하면서도, 이야기의 성격을 벗어나지 못하고 있다. 그것은 허구적이기도 하고 사실적이기도 하며, 고문과 백화, 장편과 단편이 있을 수 있지만 산문체를 위주로 하고 변려체를 운용하기도 한다. 이러한 소설관은 고대 소설관의 집대성이자, 현대 소설관의 원류라 할 수 있다.

중심어 : 소설, 패사소설, 기문소설, 평화소설, 장회소설

원고접수일	2008. 1. 15
심사일정	2008. 2. 11
1차수정	2008. 2. 22
계재확정	2008. 3. 7
출간	2008. 3. 30